

題目：種種眷戀

有一種縹緲而又細膩的情感，總是深藏在心中，深深藏在最柔最軟的心扉，像是一朵朵輕柔的雲漂浮在澄澈的藍天；像是小巧的麻雀精靈似的跳躍在綠草原野。

那樣柔嫩易碎的夢境不是什麼，也許就是種種眷戀。

落下的橘紅與深褐

校園裡許許多多的樹木都因為春天的來臨有了新的氣象——人文館前草皮的小樹長高了；圖書館前左右兩棵樹也紛紛披上了潔淨的白，讓人心曠神怡的白。雖然那究竟是花朵還是葉子我也分不清楚，但是對於花朵，我總是有著唯美的嚮往，那不是生物課本某一章結栩栩如生的花朵剖面圖所構築的理性的印像；而是在文學和感情都溫熱融化了之後又重新凝固的眷戀。

小的時候，在上小學前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住在中壢，那時爸爸、媽媽星期日常帶著我和弟弟到中央大學或中原大學玩。印象中，廣大的校園裡，那一條兩旁種滿了大樹的筆直的路上，我就張開雙臂站在那裡。仰望著高大又勁壯的樹木，直挺挺的枝桠毫無畏懼的伸向清澈的藍天。藍天，爸爸和媽媽高高的，也好靠近藍天……那些飛翔的鳥兒也成群地在藍天嬉戲；風，清柔的吹拂彷彿帶著某些天真而不願被吹散的想望……

循著雀語啁啾，我發現了許多落在大樹綠意下的毬果，褐色的毬果赤裸得太立體（其實我小時候會怕它），所以總覺得毬果是種只可遠觀而不太具有親切感的東西。但它鈍鈍的模樣若想像成是在樹下昏厥了的小樹精靈倒也是頗可愛的。

然而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我已經來到了說不定也有毬果的地方，一個有毬果的大學校園。對我來說，大學和毬果應該是畫上等號的，一個充滿人文與知識的地方也就應該要有如毬果般深褐色的神秘存在。但走遍嘉義大學校園數次，卻一直尋不到一團團毬果那樸素的身影，即便天空依然是這麼蔚藍高遠，但沒有毬果就好像缺少了些什麼。

直到，春天降臨，我的大學生活遇見的第一個春天，驚訝的發現在越過每天上課必經的道貫橋之後的人行道上，有大朵大朵橘黃色的花落，那是火焰木的花朵，一種就像呼應春光的燦爛色彩，她們就這樣靜靜的躺著，鮮妍的裙瓣在閃耀的陽光下流露出青春的濃麗熱情。

我相信她們落在地上不是凋謝，只是暫時昏倒了，以一種柔美的體態。

紅豆薏仁湯圓

時序慢慢從春季進入到夏季，氣溫漸漸的暖和起來，這理應是讓人舒暢無比

的時節，但不知怎麼的手腳冰冷的毛病還是沒改善，不過索性已經不像冬天是冰冷得手腳毫無知覺，甚至在被窩裡翻來覆去輾轉難以入眠。友人林的母親知道了便說可以在生理期的前後各三天喝熱的紅豆薏仁湯調養。當然，有美味的甜點可以享用是一件很值得開心的事情，可是我卻不怎麼喜歡紅豆，包括大紅豆。我問他可否把紅豆改成綠豆，結果得到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時間到了該喝紅豆薏仁湯的時候了，他端著一碗熱騰騰的紅豆薏仁湯給我，細心的他知道我喜歡吃湯圓，便加了一些湯圓在裡頭。紅的、白的湯圓輕盈的浮在紅豆薏仁湯上，圓滾滾的模樣真讓人捨不得吃下它。撈起一匙的盡是飽滿的紅豆和薏仁，幾顆湯圓也與世無爭的兀自佔著湯匙的一角。

一口滿足的吃下，溫熱的帶有薑的清香和甘甜的黑糖湯汁緩緩的暖和了全身，一口一口，我希望這樣平凡的幸福不會間斷。

我眷戀著這樣難能可貴的小幸福。

飛翔的背

現代人通常很少有機會冒險，生活在一成不變的環境裡，規律的週而復始讓生活空白的像一張平整的A 4紙，偶爾才會出現一兩撇鉛筆字跡或水性筆痕，時間一旦久了便容易淡了、暈開了。

友人林是位喜歡新奇事物、同時也喜歡冒險的大男孩，一個天清氣朗的星期六早晨，我們一起吃著早餐，這時他同我說到古坑，問我曾去過否，然而古坑對我們而言是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但在這麼樣美好的悠悠春光裡何不來冒冒險呢？於是我們毅然決定奔向往古坑那未知的旅程。

我們詢問早餐店老闆關於古坑該怎麼走，老闆看起來似乎也是位時常帶著全家出遊的人，他熱心的告訴我們約是沿著省道往北，一直走會遇到一條岔路，一邊是往梅山、一邊是往古坑，總之跟著路標前行就對了。當然還有一些細節我是記不得的，大致上老闆指引的路算是粗略的，友人林也不是十分清楚，但我們仍然勇敢的跨上車，憑著僅有的地理知識奔馳在省道上，一路向北。

我仍清晰的記得沿途的景色非常好，遠山、白雲、廣袤的綠田，都在晴朗的陽光下閃著動人的色澤，一幕幕從眼前往身後流逝而過，突然，我覺得青春真好。看著連綿不斷的水田，心裡響起一段詩句來：「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是啊，就是這樣曠遠美好的景色讓心靈都輕盈了起來，而我身前那溫暖又厚實的背就在澄黃的陽光下帶著我飛翔。

布娃娃

女生從小到大好像就應該有許多布娃娃陪伴，無論是小時候父母親給的，或是生日時同學送的、自己收集的等等。我想我就是個很典型的女生，我有很多很多的布娃娃，或大或小，牠們都是我最寶貝的東西，即使是現在年紀已經不小了，

還是對可愛的布娃娃完全沒有抵抗力，每當看到很想將牠「認養」回家的布娃娃，想想家裡眾多的布娃娃好似會提醒我已經沒有太多空間擺放牠們了，所以我常常只是在商店裡抱起那隻我喜歡的布娃娃，特別是小動物娃娃，感受牠絨絨的毛和牠溫馴的感覺，我眷戀著那樣無限付出愛的安全感。

我時常好奇那些整齊的坐在商店櫃子上的布娃娃和夾娃娃機裡堆成像小山丘一樣的布娃娃，牠們心裡都在想些什麼呢？

每天的每天，許多人類走過牠們眼前，許多孩子停下腳步溺愛般的緊抱住牠，稚氣的面容露出滿足的笑靨……

但，布娃娃，可能終究還是被放回去了（或從鬆鬆的金屬夾子墜落），布娃娃的心也像從高高的雲端墜落，墜落……

我想布娃娃也有一顆柔軟的心，牠陪伴小孩子們成長，像永遠的朋友一樣守候在一旁，而當小孩子們長大而不再需要牠了；即使牠發現身上逐漸堆積了些塵，牠也只是安靜的退到一旁，期待明天的陽光照在那豆子般烏黑的小眼睛上。

十九歲變成歌

前不久剛過完十九歲的生日，收到很多同學和朋友的祝福，心裡感到十分的歡喜，生日是多麼特別的日子，在好遙遠好遙遠的那一年的那一天，我們誕生在這個世界上，然後年復一年的，蛋糕上的蠟燭數字增加、增加，彷彿代表著再也沒有辦法回到那一個我們有著無比眷戀的年代。

爸媽在電話中說他們想安排行程和弟弟一起來嘉義看我，問我是否有缺少什麼，他們幫我一同帶來。我說媽媽上次幫我郵寄的盅將湯很不錯，剩沒幾包了，還有洗碗棉，還有最重要的是時間，報告和要看的書都不少呢！媽媽笑了笑，說爸爸說要幫我帶我最喜歡的滷蛋來。

家人要來的那個星期六天氣一如往常般晴朗，由於他們還要上班，所以搭乘了傍晚的高鐵，以近乎三百公里的時速乘著想念而來。到了嘉義，媽媽看見我只穿了件T—s h i r t便說這樣會冷，直要把身上的薄外套給我。可是我真的不冷，這幾天的天氣這麼溫暖，我說明天一定也是個好天氣，不用外套的！

晚上我們到嘉義市熱鬧的文化路用餐，途中熱心的計程車駕駛推薦我們去吃有名的砂鍋魚頭，所以我們就這樣豐盛的飽餐一頓。

沿著人來人往的文化路，店家和攤位盡是各型各色的年輕人，他們穿著鮮艷顏色的衣服，染著部分或著整頭的金黃，女孩們畫著豔麗的妝扮，還有不時騎著改裝過的機車呼嘯而過的、戴著同款半罩式安全帽的年輕人們……遠遠看去只有少數也是家人同行的人們，突然覺得和家人一起慢慢步行著是何等的幸福。

爸媽兩人走在前頭，原本他們的行李可以很簡便的，但因為放了滿滿要帶給我的物品，才讓小小的行李箱便得那樣沉甸甸的。看著他們拉著小旅行箱的背影

突然覺得他們與這個地方顯得是多麼突兀，他們的衣著顏色向來樸素，就如同他們的年紀，褪去了光鮮亮麗後只剩平和靜穩的深色調，那麼的平和無爭。

而我和弟弟則是不斷的成長，也許未來的某一天會綻放出最繽紛的色澤，迎著風盛開。我們手中握著的時光總是飛逝得太匆促、太突然，唯有當某一刻驀然回首之時才會驚覺。

原來，十九歲變成歌。

原來，我們都已經長大了。